



好一碗枫露茶

——读王彬先生长篇历史小说《丰泰庵》

□ 钱杰

从2021年12月到2023年2月，王彬先生利用“不大出门”的时间，埋头完成了这样一部皇皇文学巨著。关于明季这段波谲云诡、“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中学生时熟读过郭沫若先生的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在读《丰泰庵》之前，恰又刚刚读完孙文良、张杰的一本史学著作《甲申风云录——崇祯十七年》（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所以小说主体部分提到的许多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都不算陌生，甚至有旧相识的温度。

《红楼梦》里莺儿对宝玉说，宝钗“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而我读《丰泰庵》，也觉得此书有这几样好处。

小说叙事的巧妙

按说，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一点故纸堆的旧味道很正常。《丰泰庵》却通体洋溢着现代、新奇的气息，包括它那出自女子口吻的本来是哀婉、感伤的基调，在文字上也为青春和清澈的笔触缓解，而呈现出一派温雅蕴藉的韵味。比如，说是明史，而它的开头却是从作者夫妇南美五国旅游、邂逅一位年轻历史学者的故事极感兴趣的一位女孩。终于，他们在北京后海南沿36号丰泰庵，也就是公主离开皇宫后梵修的所在，奇遇一位神秘且带惊悚气场的老女人，并从她那里得到了长平公主的铁血离乱日记。以下，这一曲大明王朝的挽歌，便由公主日记第一人称的自述形式娓娓吟来。

书之巧妙之处，不完全在于开头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亦非“爱奇”龔宇式的悬疑迷雾，而更在于其叙述结构。王彬先生是一位研究叙事学的文学学者，他在《红楼梦叙事》第一章中曾提出，《红楼梦》的叙述者是一个“叙述集团”，“顽石作为叙述集团的主叙述者，以回忆的形式，将自己在人间的见闻刻在石头上……”。《丰泰庵》的叙述者也是一个“叙述集团”：序篇“热水镇”中以文学编辑身份出现的“我”；第一章中的第二个“我”，李力；从第二章开始至结束的第三个“我”，长平公主——在有的章节中，如第六章第三节，则同时出现了第二个“我”和第三个“我”交叉共同叙事的写法。

这样处理，是写作中遭遇故事繁缛、

头绪众多的桥段时，能够又多出来“一张嘴”，从而解决了像《水浒传》作者遇到的那种“说书人只有一张嘴”“说了这边，说不了那边”的大部头历史小说叙事难题。

作者治史的严谨

《丰泰庵》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的活力在乎细节，细节走了板，整个小说的价值，在真懂它和喜欢它的读者心目中就会大打折扣。历史小说的细节描述之尤为敏感，更在于它的读者往往也是史学爱好者，眼光挑剔。对此，王彬先生是有充分的认识和充足的学识准备的。

他曾在《无边的风月》“炉瓶三事”一文中，对《红楼梦》中“文王鼎”这种香炉应该得体摆放的场合加以详细解读，并揭示此类细节描写所透露的时代背景信息。他藉此亮出观点：“这当然属于细部描述，是《红楼梦》作者的精细之处，然而细微之处见精微，中国当下小说鲜有经典，其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便在乎此。”

他对于《丰泰庵》细节的处理，其重视和严谨精细程度，实在与我最佩服的台湾作家高阳先生好有一比。例如，《丰泰庵》描写清明时节后妃嫔荡秋千游戏时的穿着：今天，袁妃的衣着很端庄，茶白色的上衣绣着大朵粉荷，青色中单的领口缀满万字花纹，下面是满地金葱绿色裙子，漆裤上是缠枝花卉与麒麟翠绿的图案，玉质革带，白袜青鞋。因为要荡秋千，她没有戴官帽，只是把头发包成一个髻，上面罩了银色特髻，点缀几粒宝石，红、绿的光射出有多远。

再如后宫进膳时的清雅排场：几个宫中女乐拿着笛、管、笙、箫、云锣等乐器，拖曳茜色销金圆领长裾施施而来，向太奶奶施礼后走到内檐深处，两个内侍抬来一只朱红雕花堂鼓放好，一位女乐拾起鼓槌，击打了两下鼓边，乐声便流水一般随之响起，演奏了一套乐舞。先是迎曲《水龙吟》之后是进曲《凤鸾欢》，再后是进汤曲《上清歌》，最后是《庆丰年》，尾声是《太平令》。如此三奏，如果是正式宴会则是九奏，不少于三十支曲子而且还要有歌手。

“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的美轮美奂的文字，将一幅幅明代宫廷生活画卷活脱脱展现在我们眼前，且使人有

理由相信，这定是出自一位见过世面的内廷画师之手。

轶闻掌故的“杂学旁收”

一部长达4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题材又是不少人写过的明末甲申风云，若想让人品出不同的味道，除了叙事结构的创新和细节的打磨，还要加入让人印象深刻的“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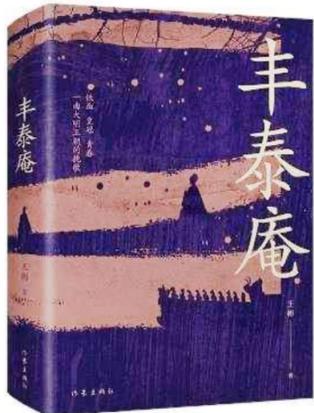
王彬先生像是一位“烹饪大师”，将他早就看好的一些“精致小菜”，自信又乐在其中地点缀在《丰泰庵》这桌“文化大餐”中。小说在写到卢象升练兵抗敌时，提到华北有一个地名，也叫“顺德”。他借“李力”的口吻，以楷体小字阐释道，当时的“顺德”，即今河北省邢台市。今广东亦有顺德，或源于河北顺德，如同广东东莞，或源于山东东莞。

作为一个对地名来历感兴趣的山东人，这个山东“东莞”的地名让我眼前一亮。查阅资料，果然在沂水、莒县北部一带，曾有古县名为“东莞”。现莒县北部有一镇名曰“东莞”。

《丰泰庵》这部书，我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读了一个月，只能算是粗读一遍。

记得《红楼梦》第八回里，贾宝玉与茜雪说起那碗枫露茶来：“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所谓“枫露茶”，我们没有见过，只凭字面感觉，以为这会是与“红颜”有关的茶。想到第五回宝玉梦中，在太虚幻境喝的“千红一窟”茶，也是以“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烹成。还有七十七回里宝玉探晴雯时喝的那种“绛红的”但味道苦涩的茶。当然“枫露茶”是“红楼”鼎盛时的茶，味道不会差。但这碗早起的好茶，终究没让该喝的人喝到，而是晚上进了李嬷嬷的肚子。

这不还是意味着红颜多薄命、“千红一窟（哭）”吗？生长于朱明王朝“末世”的长平公主，经历过短暂的富贵温柔，也曾和所有闺中女孩一样，有着对亲情的依恋、对爱情的期待。但是“风刀霜剑”的现实，终将繁花打去——“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她的比妙玉还要凄惨的命运，不恰似这碗枫露茶的无常遭遇吗？好在《丰泰庵》作者的国际视野，给长平公主的下落归宿又增添了新的想象空间，为那海天尽处的孤帆远影投上一抹亮色。



我私淑作家、学者王彬先生学习研读《红楼梦》开始于2022年的夏天。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与王先生并未谋面，只在微信中一个劲儿地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并不断地把我写的一些极不成熟的小文章发给他看。王彬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答复，并教给我治学的方法，那切切、敦厚的学者和长者之风令我景仰。他把他的散文集《袒露在金陵》签名寄给我看；他的红学散文集《无边的风月》和学术著作《红楼梦叙事》也都是我案头常读常学之书。

2022年10月，我写了一篇题为《可怜生在帝王家》的读红杂文，里面提到北静王从皇帝那里得来的“鹞鸽香”念珠，其以《诗经》上说的比喻兄弟的“鹞鸽”为名，是暗喻雍正皇帝的手足相残，并把崇祯皇帝在朱明灭亡前夕疯狂砍伤长平公主、发出“尔何生我家”的哀号，与之相提并论。王彬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很快回复：“崇祯刺长平公主与雍正兄弟相残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担心心儿被‘流寇’凌辱，故将其刺杀，是一种‘气节’的表现。作为科学研究，研究红学应从文本入手……”那时我还不知道，王彬先生给我回复这段话时，正是他在创作以明亡清兴历史为主线、以长平公主为主要叙事人物的长篇小说《丰泰庵》的时候，“长平公主”正是他如火如荼的写作生活中的“关键词”呢。

榆钱儿

□ 初守亮

家乡的暮春，没有江南水乡雨雾氤氲的那般润泽，但有一种绿意浸染的生命活力在缓缓流淌。其实，家乡的春夏真的不缺少花红柳绿、异彩纷呈的画面，有水有绿，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更有串串榆钱，渲染出无与伦比的美丽。加之乡野乐趣，河流苇荡，把这份生态的、活力的美景，袅娜成童话的世界。家乡虽属北方小城，上天却慷慨地把这份鲜活的绚烂悄悄赐予鲁北，把榆树特有的美丽与魅力，调理得五光十色，光彩照人，于是，家乡的初夏俨然春天般绚丽多彩。不知西班牙擅长勾勒大自然季节变换的著名画家马丁先生，能不能用鲜艳的水彩皴擦出比这更加贴切的风景图？

春分到来的时候，鲁北地区气温温差清晰分明。沐浴在融融春光下的榆树，缜密的枝条，柔软、温润，枝杈间高粱粒般的蓓蕾初绽，浅紫中隐含着淡淡的绿意，不久，枝叶间就凝起了绿茸茸的淡烟。眼看着分裂、涨大，然后露出浅浅的笑靥，薄瓣轻展，绿叶扶疏。而村后的榆树，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在风中晃荡四顾的样子；花骨朵干瘪、颓唐且稀疏，瑟缩在阴冷处，兀自神伤，但我相信，在这暖意融融的暮春，用不了几日，它们也会像村前的榆钱一样，绽满枝头。于是，榆树便在不知不觉间，在村前村后的温差里，无意间延长了原本短暂的花期。人们的多心，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它们庆幸可以多吃几天新鲜鲜的榆钱。那些不知好歹的半大小子，身影矫健，随着榆钱的盛衰，渐渐从村前转移到村后。他们真像一只只“猴子”，整个春天都乐此不疲。

春雨渐多了起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雨不仅是好雨、喜雨，还是春天的贵客，应得到植物界的信奉和尊崇。经历了雨的洗涤与净化，榆钱的子房受孕鼓胀而饱满，脸色由原本的葱绿变得蜡黄，甚至土黄。“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树绕屋来不住。”它似乎顿悟了雨滴的浸润与万物轮转的生命密码，但它没有沮丧，怀抱饱胀的籽粒，爽快且微笑着，在温暖的风里飞翔。风格外清逸，带它漫天飘飞，阳光明媚，把它们打扮得通体轻盈，轻轻一吹就能把它们吹走。它们飞翔在半空、旋转、飘落，任意选择一个角落驻足安家、孕育。它们从不寂寞，也不择地筑，不管脚下泥土贫瘠或膏腴、或沙砾沉积，抑或是湿润、松软的土壤。只要它们高兴，随处都是它舒适快乐的温床。不长不短，一棵棵弱小的幼苗，在绵绵春雨中盈盈地抬起头来，东张西望，交头接耳，不时还抖一抖臂膀，做一个鬼脸，再抽动一下身子……这是一滴雨水引起的生命的蜕变。

家乡的暮春，没有江南水乡雨雾氤氲的那般润泽，但有一种绿意浸染的生命活力在缓缓流淌。其实，家乡的春夏真的不缺少花红柳绿、异彩纷呈的画面，有水有绿，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更有串串榆钱，渲染出无与伦比的美丽。加之乡野乐趣，河流苇荡，把这份生态的、活力的美景，袅娜成童话的世界。家乡虽属北方小城，上天却慷慨地把这份鲜活的绚烂悄悄赐予鲁北，把榆树特有的美丽与魅力，调理得五光十色，光彩照人，于是，家乡的初夏俨然春天般绚丽多彩。不知西班牙擅长勾勒大自然季节变换的著名画家马丁先生，能不能用鲜艳的水彩皴擦出比这更加贴切的风景图？

春分到来的时候，鲁北地区气温温差清晰分明。沐浴在融融春光下的榆树，缜密的枝条，柔软、温润，枝杈间高粱粒般的蓓蕾初绽，浅紫中隐含着淡淡的绿意，不久，枝叶间就凝起了绿茸茸的淡烟。眼看着分裂、涨大，然后露出浅浅的笑靥，薄瓣轻展，绿叶扶疏。而村后的榆树，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在风中晃荡四顾的样子；花骨朵干瘪、颓唐且稀疏，瑟缩在阴冷处，兀自神伤，但我相信，在这暖意融融的暮春，用不了几日，它们也会像村前的榆钱一样，绽满枝头。于是，榆树便在不知不觉间，在村前村后的温差里，无意间延长了原本短暂的花期。人们的多心，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它们庆幸可以多吃几天新鲜鲜的榆钱。那些不知好歹的半大小子，身影矫健，随着榆钱的盛衰，渐渐从村前转移到村后。他们真像一只只“猴子”，整个春天都乐此不疲。

春雨渐多了起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雨不仅是好雨、喜雨，还是春天的贵客，应得到植物界的信奉和尊崇。经历了雨的洗涤与净化，榆钱的子房受孕鼓胀而饱满，脸色由原本的葱绿变得蜡黄，甚至土黄。“风吹榆钱落如雨，绕树绕屋来不住。”它似乎顿悟了雨滴的浸润与万物轮转的生命密码，但它没有沮丧，怀抱饱胀的籽粒，爽快且微笑着，在温暖的风里飞翔。风格外清逸，带它漫天飘飞，阳光明媚，把它们打扮得通体轻盈，轻轻一吹就能把它们吹走。它们飞翔在半空、旋转、飘落，任意选择一个角落驻足安家、孕育。它们从不寂寞，也不择地筑，不管脚下泥土贫瘠或膏腴、或沙砾沉积，抑或是湿润、松软的土壤。只要它们高兴，随处都是它舒适快乐的温床。不长不短，一棵棵弱小的幼苗，在绵绵春雨中盈盈地抬起头来，东张西望，交头接耳，不时还抖一抖臂膀，做一个鬼脸，再抽动一下身子……这是一滴雨水引起的生命的蜕变。

家乡的暮春，没有江南水乡雨雾氤氲的那般润泽，但有一种绿意浸染的生命活力在缓缓流淌。其实，家乡的春夏真的不缺少花红柳绿、异彩纷呈的画面，有水有绿，阳光充足，土地肥沃，更有串串榆钱，渲染出无与伦比的美丽。加之乡野乐趣，河流苇荡，把这份生态的、活力的美景，袅娜成童话的世界。家乡虽属北方小城，上天却慷慨地把这份鲜活的绚烂悄悄赐予鲁北，把榆树特有的美丽与魅力，调理得五光十色，光彩照人，于是，家乡的初夏俨然春天般绚丽多彩。不知西班牙擅长勾勒大自然季节变换的著名画家马丁先生，能不能用鲜艳的水彩皴擦出比这更加贴切的风景图？

阳光越来越热烈，榆钱因阳光雨露而繁茂，不负春光。它们来不及和时间游戏，等不到秋结一粒子，就在初夏衰败、凋零，风雨中，它们重获新生。它的成长，绽放，绚烂，得益于雨水的恩泽；细细琢磨，榆树还真的是其他树种无可比拟的。它承受了严冬的考验，替春天代言，做春天的使者，它是自然界树木中的一面旗帜，融融春日里，它风光、得意，寥寥数日便离开枝头。但不必担心它一夜间的萧疏，寥落的枝头，早已蓄意待发的叶芽，迅疾从榆钱的背后钻了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橄榄色的戎装，所有的枝条都绿意勃发，枝叶繁茂，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

初夏的天空辽阔、迷茫，淡淡的蓝色中，仿佛掺杂着朦胧的亮，释放着柔和和温暖，给这个夏日增添了浪漫。太阳是万物的长辈，它用溺爱的玉手轻轻抚摸着花草儿的脸蛋，抚摸着杨柳的发丝，杨柳树随河堤排列，沿家门口一直蜿蜒到远处，犹如飒爽的女军姿，高大挺直；榆树苍劲、遒曲，没有杨树那般伟岸，鱼鳞般翘起的外皮，粗糙而凌乱，枝干更是没规矩地胡乱生长，却自然、古朴，婀娜的姿态，独可入诗、入画，更具盆景的苍古雄奇，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让杨柳树自惭形秽。

榆钱在渐渐升温的天气里蝴蝶般飞走、远行，被巴巴的树干，如同庄稼人隐现在烟雾中的额头，皱纹堆叠，像极了罗立中先生的那幅油画：《父亲》，黝黑苍老的面容：“饱含深情地刻画出、曾打听过无数个中国人的、真正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又像鲁北平原上或肥沃、或瘠薄的土地，那是鲁北汉子倔强、厚道的品性，是祖祖辈辈的庄稼人吃苦耐劳的本分，具有隐忍、柔韧的品质。忽然想起与“榆”谐音的“愚”字，世世代代在鲁北大地上劳作、而不拘得失的庄稼汉子，冠以“愚”字而喻之，正像他们亲近土地、不畏劳苦的精神品质。更有“连年有余”和“连年有鱼”的“余”和“鱼”字。“余”寓意富足、美满，而“鱼”则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如鲤鱼跳龙门，寓意官运飞黄腾达，扶摇直上。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会供奉活鲤，粘帖连年有余的春联、年画，剪一些连年有鱼的剪纸；就连大年三十除夕夜刻剩的饺子馅、饺子皮等，都昭示着来年风调雨顺，吉庆有余，正如“榆”的品性。勤劳质朴的鲁北汉子，积极开动智慧的头脑，展开丰富的想象。正像我长大后，才明白了当年母亲把春天的榆钱晒干，仓储、备荒的明智之举，把拮据困顿的日子精心打点，那滋味虽苦涩，却又如榆钱般香甜。

生活无限斑斓

□ 李守亭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突然有一天，不经意间，记忆的闸门蓦地开启，关于父亲的件件事在我的脑海中悄然涌现。

大约三十八年前的春节刚过，行人稀疏的公路上，一位中年男子顶着寒风，自东向西吃力地蹬着“大金鹿”，工作之余，瘦削的身体几乎弯成了一张弓。自行车后座上载有一个椭圆形的大鸡笼，里面是从种鸡场买回来的二百五十只“星杂五七九”母鸡苗，一路“唧唧”的叫声，给刚刚到来的初春增添了几分生机和灵动。

那一天，他起了个大早，骑车往返八九十公里，把可爱的鸡苗带回家中，也带回一个养殖致富的梦。他，就是我的父亲，当时供职于镇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作之余身体力行，与母亲联手也搞起了“多种经营”：地里既种有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也种有棉花等经济作物，家里还养着蛋鸡、兔子等，累并快乐着，忙且充实着。

父亲有文化、爱钻研、敢尝试。那年，父亲从报纸上看到一篇介绍蛋鸡新品种的文章，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纸上写，这种名叫“星杂五七九”的蛋鸡是加拿大雪佛公司培育的新品种，根据羽毛颜色可以自辨雌雄，具有适应性强、体型小、产蛋量高、产蛋时间长等优点。经多方打听，父亲了解到邻县的种鸡场有这个品种，二话不说，他骑车去买来种蛋，又到附近村的暖房孵化了两百多只鸡苗，果然公鸡白毛，母鸡红毛，街坊邻居看后啧啧称奇。

鸡苗娇贵，尤其是对温度要求高，室温需要保持在二十五摄氏度以上，鸡苗才生病少、长得快。自从这些“小家伙”进了家门，父母如同哺育婴儿一样尽心竭力，索性把自己睡觉的大炕腾出来给它们，他俩就在地面上打地铺，便于随时照看。屋里除了生着炉子外，每天灶台还要生好几次火，把大炕烘得暖暖的，欢快的小鸡们在炕上像小绒球一样四处“扑腾”，甚是可爱。

养鸡虽能致富，但的确来之不易，这不但是体力活儿，还是技术活儿。每天定时喂料添水、清扫鸡舍、捡拾鸡蛋，有时还要调拌饲料、打针喂药，父母忙得不亦乐乎。父亲买来不少关于科学养鸡的书籍，边看边学边实践，对科学配料、合理光照、鸡病防治等做到了然于胸、得心应手。

我每天放学回家或到周末，便到村外果园采摘槐树叶，或去地里挖马齿苋等野菜，回家剁碎掺到饲料中喂鸡。有一次，父亲让我跟着几个大人，去十多里外的芦苇荡里挖曲曲菜，绿油油的芦苇比我还高，密密匝匝，一眼望不到边。我上午挖了满满两大编织袋，小鸡们开心地吃了好几天。我那时还参加全县征文比赛，写的就是“我家成为养鸡专业户”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我家的鸡品种好，再加上父母科学喂养、精心呵护，收益在周边养鸡专业户中可谓“拔尖儿”，养的第一批鸡纯收入两千五百元，第二批达到三四千元……四年的光景，我家成了“万元户”，别忘了，那时父亲每月工资才四十多元呢，靠着这些辛勤所得，我们家盖起了新房，我们兄妹俩读完了师范，参加了工作，都顺利成家立业。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是啊，时光流转，不忘真情，心怀感恩，感恩勤劳的父母养育了我们，感恩那个奋斗的年月锻炼了我们，更要感恩当下伟大的新时代激励我们继续奋斗。唯有奋斗，才能让生活无限斑斓。

彼岸有光(外一首)

□ 何忠涛

风从秋天来，弹拨着梧桐叶洒落斑驳阳光，滑过路人肩头落在甬道上，一片一片若非抬头追寻飘逝的落叶都不曾察觉摩天轮，像大大眼睛睫毛上悬挂着五彩的格子静静地绽放于蓝天之上静静都是一个个方舟吧承载着每个人的梦乘着风和自由的小鸟在天空翱翔。缓缓地旋转慢慢升空，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在时光外，一个自由的灵魂在城市的上空徜徉我看到一条河流绕过山梁一半浸染斜阳，一半沉入江山袅袅炊烟，在红瓦间升起的地方是那条亘古大河有光的彼岸

枣树桩

岁月在身上刻下沧桑印记曾经的繁茂与甜蜜已成为遥远回忆任凭春风拂面，也难以唤回不再有枣子的欢声笑语叶子已化作春泥融入大地唯有那粗糙的老树皮默默诉说着曾经的风雨多少个日夜，守望者土地数不清的年龄见证了四季的更替虽已失去生命的绿色却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阵地枣树桩是时光的见证者也是生命的传承者古铜色的皮肤像老者的脸庞在静默中凝视着老宅当年的孩子轻轻来到枣树桩旁抚摸着停止转动的年轮仿佛听到谁在低语有怀念，有期许也有对身边花草的嘱托